

铁血悍将

张志扩◎著

台儿庄战役敢死队队长
仵德厚的风雨人生

年少从军战沙场

浴血杀敌在台庄

中国文史出版社

铁血悍将

张志扩◎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铁血悍将：台儿庄战役敢死队队长仵德厚的风雨人生 / 张志扩著.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12

ISBN 978-7-5034-7313-5

I . ①铁… II . ①张… III . ①仵德厚 (1911 ~ 2007) —传记
IV . ① K8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308342 号

责任编辑：王文运 梁 洁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100811

电 话：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010-66192703

印 装：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10 × 1000 1/16

印 张：27.75

插 页：12

字 数：424 千字

版 次：2016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49.80 元

文史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铁血悍将

台儿庄战役敢死队队长仵德厚的风雨人生

目 录

楔 子 / 1

第一章 风雨呼唤 / 4

第二章 学兵生涯 / 26

第三章 纛旗下的小卒 / 47

第四章 “剿共” / 76

第五章 全国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 102

第六章 杀进台儿庄 / 129

第七章 悲壮的胜利 / 157

第八章 鏖战大别山 / 185

第九章 战争与女人 / 219

第十章 南阳剿匪 / 249

第十一章 胜利后的悲哀 / 267

铁血悍将

台儿庄战役敢死队队长
仵德厚的风雨人生

第十二章 阎锡山呼救 / 296

第十三章 兵败太原 / 335

第十四章 被囚的日子里 / 368

第十五章 冷暖人生 / 394

尾 声 第二座巨碑 / 423

参考资料 / 427

附 读《铁血悍将》感言 / 428

后 记 / 431

再版跋 / 437

楔 子

2007年6月7日上午，一辆车牌为“陕A-FL821”的轿车，行驶在被苍翠的树木笼罩着的由西安通往泾阳县龙泉乡的公路上。公路两侧，关中平原辽阔的田野，花草飘香、飞鸟歌唱，金色的麦浪滚动着丰收的喜悦。轿车里坐着一位台商——西安汇国科贸有限公司副总裁张钧锐先生，他正怀着兴奋的心情前往龙泉乡雒作村，在那里，他要看望原国民党第三十军第二十七师少将师长作德厚，并向他送交一份特殊的礼物。

这是他第三次来看望作德厚老人了，但这次泾阳之行与前两次有所不同：他受托要将来自台北的一帧珍贵的墨宝送交作德厚，并转达馈赠者对他的问候和祝福。这墨宝，既不是作德厚的台湾故旧所写，也不是台湾书法名流所写，而是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所写。

张钧锐抚摸着昨天才收到的这件墨宝，感慨万千。一想起它的来历，不觉陷入了深深的沉思。它是在海峡两岸尚未实现“三通”的情况下，由台北国民党中央党部寄出，曲折地辗转香港等地，才到了他的手中。墨宝的背后，还有着一段耐人寻味的经历。

自大陆《人民日报》、香港凤凰卫视等新闻媒体将原西北军将领、曾是战犯的作德厚英勇抗日的事迹推向海内外之后，在台湾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人们在赞赏共产党对昔日对手的功过是非能给予客观公正评价的同时，对作德厚在

抗战中特别是台儿庄战役率领敢死队与日寇展开殊死搏斗的大无畏精神，给予了高度的赞扬，对他由内战引发的个人悲剧也给予了莫大的关注和同情。这些报道，也引起了时任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的连战的关注。然而，向这位风烛残年的老将军表达发自内心的敬佩与祝福，却难以找到合适的机会和途径。

转眼中国人民纪念抗战胜利 60 周年活动过去快两年了，而这时健康状况不佳的仵德厚已经住进了医院。就在连战主席殷切的期待中，一个偶然的机 会，他遇见了供职于国民党台北市内湖区党部的部属许聪明先生，而许的外甥恰是在西安从事商务活动的张钧锐。张是仵的“粉丝”。此前，张与汇国公司总裁贺胜利先生已两次看望过病榻中的仵德厚。于是，通过许聪明、张钧锐以及西安汇国公司这一渠道，使关注仵德厚的连战得以了解到仵德厚更多的信息。

连战主席饱含激情地泼墨挥毫，一幅遒劲有力的题字写好了。然而，想将它送交大陆的仵德厚却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容易。因为这不仅仅是连战与大陆某人的个人交往，而是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台湾国民党当局向大陆示好的一种敏感的政治行为，必须接受中央党部的审查。

其所以审查，源自于执政的民进党与在野的国民党 2008 年度争夺台湾地区领导人的选举。

众所周知，民进党与国民党最大的区别在于两岸政策。大选序幕一拉开，坚持“台独”与反对“台独”的两党便唇枪舌剑地交锋起来。失去政权的国民党与大陆任何正常的交往，都会被垄断着行政资源的民进党炒作为“不正常”。在政治生态极端不利的情况下，谋求再次执政的国民党稍有不慎，就会在选情上对自己造成不利，国民党不得不小心翼翼。

题字顺利地通过了审查。

小汽车驶出西（安）铜（川）高速公路，在低等级乡间道路上出现了颠簸。维仵村快到了，张钧锐似乎听到了仵德厚熟悉的声音。心想，10 天前，连战和许多人惦念的这位老人经过在泾阳县医院的精心治疗出院了，身体状况现在一定恢复得不错。送去连战主席的特殊礼品，他一定会惊愕，一定会喜出望外。接受吧，来自台北的浓情雅意！接受吧，来自海峡那边的问候！想到这里，张钧锐红润的脸盘上绽出了莲花般的笑容。

然而，张钧锐完全没有料到，就在他接到来自台北的墨宝的时候，这位年近百岁的老人健康状况急剧恶化。

当肩负着神圣使命的张钧锐和随行的两名《华商报》记者风尘仆仆地来到了嵯峨山下的雒什村时，出现在他们眼前的并不是仵德厚热切的笑容，而是一副冷冰冰的棺材——将军已于昨日下午二时十五分辞世了。

尊敬的仵老将军，对不起，我们来迟了！未能如愿以偿的张钧锐心头涌起一股酸楚，默默喟叹：讨嫌的“台独”！

望着仵德厚沉睡般的遗体，张先生肃然致哀。在人们的注目中，他将连战主席亲书的条幅敬献在灵前。

那是一幅装帧精美的三尺红色撒金宣。其上为：

德厚老先生惠存

民族之光

连战（印章）

这时候灵堂前一片寂静，瞑上双目的仵德厚好像在开颜地微笑。

简朴的灵堂，陈列与悬挂着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由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题写章名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和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书写的条幅以及西安华商报社赠送的仿制的西北军大刀片等，似乎将人们引入到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历史岁月。

穿越历史风尘，仵德厚传奇、壮烈、功过一身的风雨人生以及与之相关的历史画卷，在硝烟退去几十年后的改革开放年代，史诗般地展现在人们眼前……

第一章 风雨呼唤

公元 1926 年初，国共合作的广东革命政府与拥兵自重的直系、奉系、晋系等北洋军阀南北对峙。对峙中，革命根据地已经得到巩固的南方国民革命军准备北伐，而不甘灭亡的反动军阀则迅速联合起来，筹谋在南方进攻广东革命政府，在北方进攻倾向革命的西北军。而这时，西北军的缔造者冯玉祥已经在各路军阀的联合夹击中被迫下野。恰在这时，曾经主政陕西的豫西军阀刘镇华在北洋军阀头目吴佩孚的唆使下，率镇嵩军七万余众，突破潼关，向冯玉祥苦心经营的军事重镇一路杀来，冯玉祥旧部，时任国民军三军第三师师长的杨虎城和国民军二军陕西督办李虎臣率部抗击。其时，守军总兵力尚不足一万，一场兵力不对等的史称“西安解围战”亦称“二虎守长安”的血腥战斗开始打响。

大地在马蹄的践踏下沉闷地哼哼着。

西安，腥风血雨。

一阵呼啸的炮弹排山倒海般地射进城内，颤抖的古都腾起一股股几丈高的烟柱。顷刻间，火光冲天，房倒屋塌。镇嵩军逼近城门，扼守在城外的守军迅速与敌人纠缠在一起。激战中，鲜血在滚翻的人浪中飞溅，染红了不屈的身

躯，染红了脚下的焦土。

战火渐渐向周边蔓延。越过渭河，很快蔓延到三原。

正是这场持续蔓延的战火，使三原县城一位正在彷徨的小青年将他的命运交给了战争。

火红的太阳冉冉东升。迎着灿烂的阳光，一个面黄肌瘦的小青年抑郁地拽了拽发白的学生装，步履蹒跚地走出了家门，一走出被叫作“王苍巷”的巷子，就惊慌地看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军队潮水般地涌进了县城。这个对战争还很陌生的小青年这才第一次真正地感觉到书本上的战争马上就要成为眼前的现实。这个小青年不是别人，正是本书主人公——仵德厚。

居住在王苍巷的仵德厚，生在三原，长在三原，但祖籍并非三原。提起他和他的家庭以及他们的历史渊源，说来话长。

古老的三原县城，一条小清河穿腹而过，将其分割为南北二城。南城的东关附近有条只消五分钟就能走完的小巷子，叫王苍巷。王苍巷当中，住着一户并非业主的仵姓人家。仵家租房的漫长历史堪称三原之最，祖孙四代已经在这里客居了 64 年，而且这个无人刷新的历史看样子还要创造出更高的纪录。

现在的仵氏户主名叫仵寿庵，他是仵德厚的父亲。从仵寿庵向上数三辈，仵氏的这一门一直居住在泾阳北乡嵯峨山下的雒仵村。仵寿庵祖上曾是泾阳北乡阡陌纵横的富豪人家，据说，当年还养着一帮肩扛火铳的家丁。自古以来，兵燹始终是富豪人家最难应付的灾难。那还是同治元年（公元 1862 年），被当地人称作“回回乱”而被史书上记载为“回民起义”的战争爆发在嵯峨山下。在清军与“回回”的对垒中，一把火烧光了仵府的富裕。于是，仵寿庵的爷爷穿着一身烧焦了的长袍，挈妇将雏，沦落到三原街头。落魄的仵大财主临死前留下遗训：“克勤克俭，集腋成裘，等发达了，回雒仵重振祖业！”

遗憾的是，仵大财主的儿子仵振清和孙子仵寿庵在富得流油的三原县城混了几十年，却也一直没能发达，在王苍巷相继充当着被人小瞧的“老房客”角色。

租住的这院房，早已斑驳不堪，但穷其身世，却显贵不凡。早年，富可敌国的泾阳富商、后由慈禧太后的干女儿安吴寡妇周莹掌门的貳仪堂不惜钱财，为栖居外埠的“总管”大兴土木，这便是其中分布在三原县城的一座。二进的

院落，坐北朝南，磨砖对缝的灰色砖墙簇拥着悬山式门楼，房脊的两端高耸着造型简洁的鸱吻。上房，两檐流水的庵间，两明一暗；中间的厢厦，东西对峙；前院，随着时代的变迁，空地上一片稀疏的青竹早已取代了当年的凝重和堂皇。

“老房客”仵寿庵四十六七岁，因为没有经历过黄土地里汗珠子摔八瓣的农夫式艰辛，看上去显得不怎么苍老。他自小跟父亲学生意，可是，在继承父亲聪明的同时又继承了父亲的迂腐，虽然早早练出了一手“铁算盘”的好功夫，但任凭算盘珠子拨拉得多么响亮，却一直没能创造出什么值得炫耀的财富。在河南奔波了一阵子，撞了个眼肿鼻子青，羞愧地回家而来，便在盐店街怡丰汇商行安分地干起了并非肥差的账房先生。“怡丰汇”离王苍巷不远，生意也不兴隆，一天到晚，算盘珠子拨弄不了几下。打烊后，不光彩地顺便在路上捡点破烂，也算讨得了愁眉不展的老婆的一点儿喜欢。几年前，一心要发家致富的仵寿庵曾有个分两步走的宏伟规划：第一步，稳住三原，而要稳住三原，必先购置房产，购房首选自然是现在租住着的仍然保持着贵族遗风的这处二进的院落；第二步，杀回雒仵，振兴祖业！

仵寿庵艰难地拼搏着，却被花红柳绿的世道无情地嘲弄着。事不随意，心灰意冷，可却喜好抽一口。端起那把黄铜水烟袋，填上一撮黄亮的兰州产水烟丝，烟瓶里响起了有节奏的奔腾声，这才在云山雾罩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快活。

仵家经济上捉襟见肘，但人丁却很兴旺，老婆一共为仵寿庵生了四个儿子、三个女儿。眼看着从自己的身上找不到什么希望，于是，儿子们就成了他的全部寄托。心想，拼死拼活也得供他们上学，而且要学业有成。大儿子仵德厚，是他第一个希望所在。按照他的设想，小学毕业了上中学，中学毕业了再上大学，草窠里飞出金凤凰，看巷子人还能再小瞧我仵某人。可是，大儿子考上初中以后，世事的艰辛又一次嘲弄了雄心勃勃的仵寿庵。

两年前，被寄予厚望的大儿子如愿以偿地考上了初中。然而，等待他们的并非欢声笑语，而是一连串的灾难——从未拥有一分田产而要养活一家八九口的“铁算盘”失业了。失业，面临的实质性问题首先是吃饭。在饥饿与造就人才的权衡中，两手空空的仵寿庵只好终止了大儿子的学业。仵德厚辍学，家中的口粮也在预料中发生了改变。吃不上细粮吃粗粮，粗粮接不上吃野菜，就在

吃食这种缺乏热能的绿色草本植物中，他的不到两岁的、长着一双水灵灵大眼睛的、还没有来得及起大名的二女儿冬女，饿死了。仵寿庵拎着一张破席掩埋了死去的冬女，老婆李淑贤在饥饿与痛苦的挣扎中一病不起。

饥饿，还在持续着。

在紧接着的日子里，辍学的仵德厚被送进南关的一家染房学起了手艺——按照惯例，字号老板对刚进门的“相公娃”不供给伙食，薪俸也很微薄。几天后，又一个灾难发生了。手艺没学到手的仵德厚和他的母亲一样，也饿得一病不起。

这一病，就是难熬的半年。唉！粮食！

仵寿庵终于挺过来了。仁慈的东家免除了房租，同样仁慈的“怡丰汇”老掌柜尽管生意仍不兴隆却给这个忠诚的“铁算盘”加了薪，再加上厚着脸皮在大街上捡破烂，一家人总算摆脱了死亡的威胁。随着饭碗里飘出了油香，仵寿庵造就儿子的计划又一次得到实施。与当初不同的是，这一次没让大儿子继续常规的初中学业，而是让他报考不用交学费且校址就在三原县城的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从戊戌变法后沿袭下来的对师范教育的优惠政策，让仵寿庵和他的大儿子得到了几近于义务教育的好处。仵寿庵用心良苦，始终不渝地造就子女。多年后的事实表明，他的五个子女，无论是在民国年间还是共和国诞生初期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仵德厚顺利地考上三原师范，但这并没让仵寿庵兴奋多久——一场难以用简短文字表述的“学潮”最终导致学校的暂时停办。仵德厚又一次辍学了。

接踵而来的沉重打击，还在等待着命运不济的仵寿庵。

初秋的渭北，枪声四起。三原县城，风雨飘摇。这一天，喜好抽一口的仵寿庵诚惶诚恐地走出怡丰汇商行，顺便捡了些破烂，回到家里，又习惯性地摸起水烟袋——这时，在他那雅致的水烟袋里填进去的已不是黄亮的兰州产水烟丝而是廉价的旱烟末子。而这时，他根本料想不到镇嵩军一枚炮弹将要袭向他的家里。当他贪婪地吞吸了头一袋水烟还没有填进去第二锅的时候，忽然“嗖”的一声，一颗炮弹飞进了院子。

战争灾难降临！

随着“轰隆”一声巨响，磨砖对缝的东厢厦瓦片子飞上天，房梁着火，山

墙被削去了一半。剩下的半截子山墙好像烧焦了毛的野狗，龇牙咧嘴地仰卧在院子里。

“房子炸塌了，叫人咋活呀——”

“苦哇——”

战争灾难突然袭来，仵德厚的母亲李淑贤瘫倒在地上，跺起一双粽子似的小脚，号啕大哭。在弥漫的硝烟中，女人的哭声，爆发出一种男人不可比拟的苍凉与凄婉。

“妈，别哭了！”从同学家借粮食急匆匆赶回家的仵德厚递过一块并不洁白的小手帕，冷静地制止母亲的啼哭。

仵寿庵惊疑地望着眼前的大儿子，动情地随声附和：“淑贤呀淑贤，你再别哭了！”

“你看，厢房炸成了瓦渣滩……”李淑贤望着神态凝重的大儿子，继续哭。

“哭也不管用！”一见母亲的哭声越哭越大，仵德厚猛发一飙。

李淑贤愣在了那里。

“妈，我问你，人重要，还是两间破厢房重要？”十五岁的仵德厚以哲人的口气问母亲。

“自然是人重要。”李淑贤抹了一把眼泪，不假思索地回答。

“你看，东隔壁炸得多惨，可咱家没伤一个人，万幸！”仵德厚以哲人的口气继续宽慰母亲。

“对，不幸中的万幸！”仵寿庵吃惊地打量着大儿子，顺手扶起还坐在瓦砾堆上不停地哽咽着的李淑贤。

哭声，渐渐变小，仵德厚瘦弱的身躯豪壮地一挺：“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李淑贤破涕为笑，仵寿庵脸上泛起一股臊红。这对苦难夫妻这才觉得他们的大儿子见地不凡，再也不能把他当小孩子来看了。可是，他们并没有看出，这个对灾难、对战争有一种超乎年龄的冷静的娃娃，在随后的时间里，居然和他们分庭抗礼。

镇嵩军继续疯狂地攻打三原县城。惶恐不安的仵家和城内其他的百姓人家

一样，都在急切地盼望着能有一支声援“二虎”的军队尽快杀向西安，早日结束这场涂炭生灵的战争。然而，仵寿庵哪里知道，他的邻居、内弟李止戈的恩师、民国元老于右任和正在苏联“考察”的冯玉祥共同策划了解围西安的军事行动，而且正在马不停蹄地朝国内赶。

提起于右任联合冯玉祥讨伐刘镇华以及冯与于、冯与刘的关系，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趣闻。

被称为“模范军阀”的冯玉祥与于右任并不是老朋友，而是老冤家。五年前，冯玉祥拥兵入陕，为扫除地盘上的障碍，几乎将不甘与他为伍的靖国军总司令于右任干掉；冯玉祥与刘镇华也并不是老对头，而是烧香弟兄，儿女亲家，是冯一手将刘扶上了陕西省主席的宝座。曾经的老冤家其所以联合，曾经的烧香弟兄其所以兵戎相见，其中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因素，这就是于、冯共同的老朋友、力主北伐的中共负责人李大钊与苏联的斯大林同志从中“帮忙”。这是题外话。

1926年9月17日，这是中国北伐战争史上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日子。这一天，由冯玉祥旧部整合改编后号称十万大军的国民军联军，在绥远省五原县召开了声势浩大的解围西安誓师大会。冯部将领孙良诚、韩复榘、孙连仲、吉鸿昌、张自忠，以及当时的中下级军官张印湘、彭振山、鲁崇义、黄樵松、张金照、池峰城、张华堂等星夜驰骋，杀向西安。此番讨伐刘镇华，冯玉祥许是还要再召旧部，许是碍于亲家公的面皮，并未亲征西安，而是将他的部队全部交给了未曾被他干掉的于右任。在后来的历次征战中，冯部的这些“拼命三郎”般的干将，一个个闪亮的名字都被载入了中华民族的史册。这时，远在陕西三原的还在饥饿中挣扎的仵德厚怎么也想不到，在他之后的漫长人生中，自己的命运将与这些被载入史册的人物拴在一起，而且血肉相连。

“二虎守长安”的战斗，艰难地进行着。

“什么？五原誓师！”冯、于发兵的消息传到西安，刘镇华一声惊叫，白哲的面孔又一次露出狰狞，懊恼地将铮亮的牛皮靴在他的指挥所凶煞地一跺：“屠城！”

这时的西安形同孤岛，守军损伤过半，饥饿已经笼罩着全城。杨虎城飭令全体官兵：“不得与民争食，违者，杀无赦！”食物奇缺，顽强的将士依然英

勇地痛击数倍于己的敌人。更加猛烈的轰炸，将铁丝网、鹿砦、掩体和堡垒炸得粉碎，守军的前沿防线被撕开了一条又一条大口子。城头失守，镇嵩军架在墙垛上的机关枪疯狂地扫射，一排排奋不顾身的士兵“唰唰”地朝下倒……

寒露过后，一连刮了几夭西北风，出人意料地下了一场大雨。围攻县城的镇嵩军被挫败了，遭遇过践踏的地方又出现了新的生机。渠边，水漉漉的菊花争奇斗艳，默默地散发着馥郁的馨香；河坡的柿子树，摇曳着秋天的瑰丽，青色的果实用它的晶莹和丰满一起炫耀着生命的壮丽；浓密的阴云，刚刚挪腾出一点空间，太阳便赶忙探出圆脸，似乎在窥视这里将要发生什么惊世之举。

“冯玉祥的队伍打到西安了！”

“于右任回到三原了！”

军旗猎猎，刀枪林立。由聚集到三原的靖国军残部和各路陕军改编而成的国民军二、三联军潮水般地开进县城，拉着迫击炮、榴弹炮、山炮的骡马队像一条游弋的长龙穿过了龙桥，一辆辆满载着辎重的苏式卡车驶进了盐店街，气宇轩昂的将领、荷枪实弹的士兵、威武雄健的战马一起出现在街头，离西安不过 80 里的小县城顿时沸腾了。

这天，太阳刚一冒红，东关大操场的戏楼上悬挂起巨额横幅，四周贴出了五颜六色的标语，看得出渐渐热闹起来的这里将要举行一场声势浩大的集会。随着一阵嘹亮的号声响彻在上空，出早操归来的陕军官兵开始了紧张的就餐。就在这时候，辍学的仵德厚迈着沉重的步伐走出了王苍巷。

仵德厚发白的学生装胸前，仍然别着已经停办了的“省立三原师范学校”的证章，上兜插着一支旧钢笔，紧扣着的金属风纪扣和赛璐珞纽扣虽然使衣襟成功地遮盖了麻秆般的嶙峋，牛卵似的一双大眼睛虽然滴溜溜转，但却不能掩饰面部缺乏营养的憔悴。出得门来，他并没有朝热闹的东大操场走去，而是要去巍峨而又阴森的城隍庙。其所以要去城隍庙，是因为一直舍不得花钱的母亲又一次病倒了，而整天烧香念佛的她又对护佑生灵能创造出“奇迹”的城隍爷一直信徒般地顶礼膜拜。受母亲的指使，他怀揣黄表与香，并且谨记着母亲为求“神药”制订的纷繁而具体的“行动指南”。所谓的“行动指南”并不神秘，其精髓不过是除了虔诚，就是往返全程，决不能开口说话，哪怕是撞见了雷神爷。

就是这次近乎神经质的城隍庙之行，使仵德厚意外地遇到一个个陌生而后来又引出一连串故事的男人与女人。

呻吟着的母亲焦急地等着他，始料不及的人生抉择也在等着他。

盐店街的茂昌商行，人声鼎沸。身背“家伙”的哨兵，威严地站在大门前，院子里，一个班的士兵围成一圈，圈儿接圈儿，足有二三十个。在每个圈儿的中间，笊桶里的稀饭冒着热气，大盆里的烩菜、小盆里的粉条炖猪肉释放出撩拨神经的沁鼻之香。腰系长围裙的伙夫，抬来方桌大的蒸笼，红光的脸上流露出猥琐的笑容：“杠子馍！女人腿一样白的杠子馍！”伸手抓住杠子馍的士兵，摇晃着手中的“女人腿”，张开粗俗的大嘴：“嘻嘻——老子打仗，搂不成女人，这玩意儿，咱们随便啃！”

饥肠辘辘的仵德厚走到这里，一双脚片子再也不听使唤了。深情地伸长脖子朝里一瞧，那油乎乎的菜片儿是绿的，厚厚的肉片儿是白的。看见粮子们美滋滋地咀嚼着口中的肉片子，他的嘴巴，也不由自主地有节奏地翕动了起来。

仵德厚有失风雅的举止，被一个眼尖的伙夫瞧了个正准。可能是这个伙夫曾经受过穷，知道饥饿的滋味，怜悯地瞅了瞅胸前戴着证章的仵德厚，断定这个穷学生的肠子正在“拧绳”，急忙抓起杠子馍，和蔼地一笑：“小秀才，给你来一个！”听口音，他是本地人，左耳下还长着一个棒槌似的“系马桩”。

仵德厚上过初中，读过师范，肚子里的物理化学知识告诉他，自个儿腹中那些低热能食物产生不了多少“卡路里”，而那肥肉片子、杠子馍才有丰富的蛋白质、丰富的碳水化合物。可是，理智告诉他，眼前的杠子馍决不能接受，他甚至觉得受到了羞辱，一拧身跑走了。

小秀才不领情，热心肠伙夫尴尬地将杠子馍扔进蒸笼，他那粗壮的手指悻悻地在左耳下的“系马桩”上抓来抓去。

仵德厚跑走了，可是肉片子、杠子馍的影子却一直挥之不去，肚子里不争气的野菜，咕噜噜地打转儿，竟然打出了难闻的酸嗝。唉，撒泡尿，勒勒裤带，还是赶快去城隍庙吧！然而，一拐进纱帽巷，在前清刘举人的门前，为母亲求药的虔诚又一次受到冲击。

刘举人门前的墙面上，张贴着的一张告示像吸铁石一样吸引住了他的眼球。其上写着遒劲而整齐的毛笔字：“反动军阀罪恶昭彰，先总理中山先生北

伐与统一中华的遗愿难以实现。革命受到挫折，热血青年应挺身而出，救国家于卵危，挽民众于水火。为培养军事英才，国民联军决定在陕招录学兵。凡高级小学以上程度……”看着看着，仵德厚一双干瘦的小手越攥越紧。

招录告示，像一面鲜红的旗帜，激荡在仵德厚的心田；时代风雨，也在呼唤着贫困交加的仵德厚。就在这一瞬间，他为自己的人生做出了抉择。

.....

在充满着玄机的城隍庙里，仵德厚接连磕了三个响头。黄表，经过简单的焚烧，变成了灰烬——“神药”以并不神奇的手段造成了。仵德厚手里攥着没有多少成本的“神药”，小心翼翼地朝出走。可是，一出城隍庙，一男一女却给他意外地带来了命运中注定的“麻烦”。

城隍庙前，人流如织，一群被吆喝着的大尾巴绵羊也在欢欣鼓舞地进行着最后的行程；城隍庙里，仵德厚轻手轻脚地朝外走，他的身后还跟着一位风度翩翩的陌生人。陌生人名叫赵志道，二十来岁，中等个儿，圆脸，尖下巴，穿一领整洁的长袍，提着一个大包，饱满的额头下闪动着一双抑郁而狡黠的眼睛。此番来到城隍庙，他既不是求药，也不是览胜，而是慕名来为父亲拓印岳飞的真迹墨宝。

赵志道的三原之行，不仅仅是为了墨宝，实际上还有另外一层更深的

原因。

赵志道的父亲，乃周至名医。此人满腹经纶，喜好书法，对“颜筋柳骨”爱得如痴如醉，在地方上是位备受尊崇的人物。儿子长大，为其张罗婚姻，他相中了一位莫逆之交的千金女。亲家公姓索，为人也很仗义，又和他有着同样的社会地位。可是，由他一锤定音的儿子的婚姻，却注定要失败。

赵志道在外求学数年，受革命思想的影响，追求上进。本想找个有文化的新潮女子为妻，哪知索家大姐目不识丁、迂腐固执，又长着一双不时兴的粽子脚。赵志道决心结束这桩并不般配的婚姻。时机终于来到。耳闻于右任到了三原，他决计投奔国民联军，去外边闯荡。到了三原，又想起父亲喜好墨宝，于是，便在城隍庙拓印了岳飞的几张真迹碑帖，也算是从戎前对迂腐、孤傲、仗义而又酷爱书法的父亲的一点慰藉。

殷红的太阳驱散了乌云，放射出强烈的光芒。小县城的人们纷纷走出家